

事件域认知模型下的日语概述回指研究 ——基于现代日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的分析

国防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高飞燕 马兰英

[摘要] “连体指示词+抽象名词”构成的日语概述回指是一种特殊的篇章回指现象,其回指语与先行语之间存在预设信息的导入与认知表征在后台激活的共指关系,具有更为复杂的认知机制。本研究运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CM)理论,依托现代日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BCCWJ)中的实例,探讨读者如何整合日语概述回指先行语中的复杂信息,并建立先行语与回指语之间的内在意义关联。研究发现,ECM的基本框架与概述回指的认知机制较为契合:读者基于ECM的基本思想能够对先行语中的各类要素进行提取和标注,构建先行语的认知表征。回指语的三个类别则能够分别激活ECM的不同层级,帮助读者迅速锁定对应层级并实现与先行语的有效匹配。ECM为理解概述回指提供了认知基础和操作框架,既降低了读者的认知负荷,又提高了读者对语篇内容的整体把握能力。研究有望揭示日语概述回指的认知机制与组织规律,并为数字赋能概述回指研究搭建坚实的前期基础,推动语言认知研究向更加系统化、实证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事件域认知模型 日语概述回指 语料库 认知机制 层级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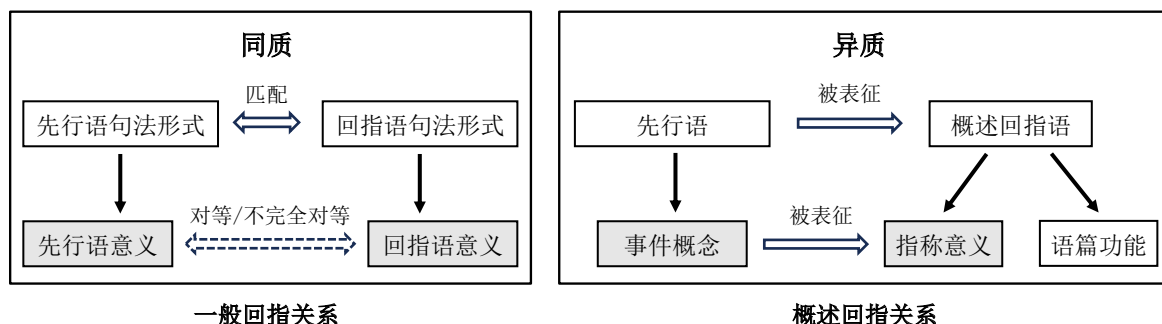
回指(anaphora)是指“一个(往往是简略的)语言表达式用来指代同一篇章中(通常是上文已出现过的,但也不排除是下文中的)另一个语言表达式所表达的事物或意义”(许余龙,2004:1)的一种语言现象。作为语篇中实现衔接与连贯的重要手段之一,回指长期以来备受国内外语言学界的关注,其研究视角经历了由形式向功能与意义、由句内回指向篇章回指的范式转换(姜望琪,2006:33)。一直以来该领域以一般回指^[1](包括直接回指和间接回指)为主要研究对象,代表性学者包括Halliday & Hasan(1976)、徐超群(2003)、许余龙(2004,2018)、王军(2009)、马兰英(2024)等,他们的研究为回指领域的学术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研究探讨的概述回指(Charolles, 2002)是一种特殊的回指现象,最早由法国篇章分析学家 Michel Charolles 提出,他认为概述回指的指称对象是对前文的一个思想或事件的总结,它重在概述前面的信息,而不是重提前文中的某一个词(王秀丽,2012:301)。例如:

- (1) 抗议者在街头与警察对峙并发生激烈冲突,汽车被砸或被纵火焚烧,街头弥漫滚滚黑烟……当地时间7月30日,在英国英格兰西北部滨海小镇南港(前译绍斯波特),抗议者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导致20多名警察受伤。这次骚乱的导火索是前一天当地一个舞蹈班多名儿童被凶徒持刀刺死刺伤。

(环球网,2024.08.01)

在例(1)中,横线句为先行语^[2],波浪句为回指语。通过观察我们能够发现,先行语为一个句群,包含复杂的信息元素,如“抗议者与警察对峙并发生激烈且暴力的冲突(包括汽车被砸、被纵火焚烧等)”“冲突发生在当地时间7月30日,在英国英格兰西北部滨海小镇南港街头”等。而句法结构不同的回指语“这次骚乱”却能与其建立起匹配关系。这与概述回指的认知机制密不可分,读者需要对较为复杂信息进行提炼与认知整合,才能在先行语和回指语之间建立联系。这种特性使得概述回指中回指语与先行语之间的关系显著区别于一般回指。具体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参考周小涛、王军(2014:33),笔者有所改动。

图1 一般回指关系、概述回指关系示意图

一般回指中的指称对象大多为语篇中明确出现的具体名词性成分,回指语则通过名词、代词等形式建立起与先行语的语义联系。但概述回指的回指语并非是对前文中某一具体词语的复现或指代,而是对先行语所述复杂信息的抽象概括。因此,本研究将概述回指界定为一种特殊回指现象:回指语在概念上并非简单对应先行语中的某个(或全部)成分,而是通过抽象名词短语对先行语所述内容进行概述。

目前学界长期将研究重心置于一般回指,而对于概述回指的研究相对偏少。且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英、汉领域,针对日语概述回指的探讨略显薄弱,如孙颖、李贵鑫(2015),葛晓昱等(2020)以及林琳、马兰英(2025)等的研究均表明该方向尚有待进一步探索与拓展。鉴于概述回指中回指语与先行语在句法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并不是简单的指称对应,其背后涉及复杂的认知机制,需要较强的认知付出。

本研究运用王寅提出的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以下简称ECM),结合现代日语书面语均衡语料库(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以下简称BCCWJ语料库)中的实例,对日语概述回指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旨在探究读者如何对先行语中的复杂信息进行认知整合,又是通过何种认知推理建立起先行语与回指语的语义联系等相关问题,以为日语概述回指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路径。同时,以ECM为核心框架对先行语中的行为、事体要素及特征和分类信息进行提取和标注,有助于构建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研究基础,进而为后续运用科学化研究方法探索语言认知机制提供支撑。

1 日语中的概述回指

1.1 先行语的形式特征

日语概述回指的先行语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例如:

(2) ふいに一廻り視野が広がり、バラバラだった物事の関連性を見てと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と、その。

状況におけるさまざまな要素を全体像のなかですっきり把握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ので、……
(『幸せな人生は右脳が開く』)

(3) 大切なのは将来の芽を摘まないことだ。全員に試合でプレーする機会を与えれば、遅咲きの子も経験を重ね、うまくなる楽しさが味あえる。こうした指導方針を、保護者にも丁寧に説明する――。
そんなコーチの話が印象的だった。
(『天声人語』, 2025.05.24)

(4) 花吹雪を浴びながら子供たちが糸と針を持って花びらをつなぎ花輪を作る情景も、もうあまり見られなくなった。だがその覚えのあるひとなら、……
(孙颖、李贵鑫, 2015:50)

上述例句中,先行语可以为句子如例(2),句群如例(3),又可以是从句如例(4),分别由回指语「その状況」「こうした指導方針」「その覚え」来完成回指。可以发现,通常情况下概述回指的先行语包含具体的人物事体、行为动作或典型特征及分类信息,所表达的内容清晰明确,回指语则通过抽象名词对先行语所表达的内容进行概括性表述,从而实现对前文较大语言单位所传递信息的整体把握。

1.2 回指语的形式特征

孙颖、李贵鑫(2015)和葛晓昱等(2020)基于概述回指的概念界定,指出日语概述回指的表现形式为“その+抽象名词”,并从功能角度对日语概述回指展开分析研究。此处我们沿用例(2)加以阐释:回指语「その状況」是对先行语「ふいに一廻り視野が広がり、バラバラだった物事の関連性を見てと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す」从环境方面的整体概述,其中「その」具有「持ち込み機能」(带入功能)(马兰英,2010:17),能够提示读者从先行语中获取具体内容,同时限定了先行语所在的语境范围,从而凸显出其后的“抽象名词”与前文语境的关联性(孙颖、李贵鑫,2015:51)。

然而在日语表达中,除「その」之外,还存在「この」「こ(そ)んな」「こ(そ)うした」「こ(そ)ういう」等连体指示词,它们同样具备「持ち込み機能」,如例(5)、例(6)所示:

(5) ことは、SNSなどを通じて「日本で大災害が起きる」といったうわさが広がり、外国人旅行者の伸びが鈍化する期間もありましたが、こうした影響も落ち着き、円安傾向を背景とした増加基調が続いています。
(NHKニュース, 2025.10.15)

(6) ……趣味の釣りは自由に、気楽にやるべきで、結果に重さを置くよりも、雰囲気を楽しむという楽しみ方がよいと思う。もちろんこんなことをいう私も、決して釣れなくてもいいなどとは思わない。
(马兰英、卢欢, 2024:82)

通过观察我们发现,例句中的「こんな」「こうした」等连体指示词与「その」具有相似功能,即均能标记指称的回指指向,对先行语进行指称追踪并限定语境范围,从而使抽象名词的有定性更加明确。周小涛、王

军(2014:33)也指出,概述回指语中指示代词的核心作用在于界定回指范围,协助读者大致定位先行概念范围,从而便于信息接收者进行提取。本研究不过多探讨连体指示词之间的具体区别,将日语概述回指语的表达形式概括为“连体指示词+抽象名词”^[3]。相较于先行语,概述回指语在结构上更为简练,仅用几字便可实现对复杂信息的指代。然而,此类回指语所传递的语义信息较为抽象,读者需要付出较多认知努力才能达成理解。

综上,概述回指的先行语和回指语在句法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语义层面却能保持一致。回指语不仅能够帮助读者限定先行内容的大致范围,还对先行信息进行了概念重构与再加工。由此可见,概述回指具有鲜明的语义、语用等特征,需通过特殊的认知加工和推理才能理解这种复杂回指关系。

2 理论基础

2.1 认知视角下的概述回指

回指不仅涉及语篇衔接,也关乎语篇连贯,而连贯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心理现象,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认知视角出发来探讨回指问题。如心理空间理论(Fauconnier)、参照点理论(Langacker)、向心理理论(Grosz)等(王军,2013:7),这些理论在阐释回指问题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解释力,推进了学界对回指加工与理解的深入认识。

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许多学者也开始从认知角度或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概述回指这一特殊篇章回指现象。周小涛、王军(2014)从认知语用视角出发,借助可及性理论(Ariel)、认知域理论分析概述回指语的特征,发现概述回指语虽然在形式上属低可及性类别,但在认知加工层面却表现出中高可及性的特征。此外,研究还揭示了概述回指具有概念转移的特性,进一步为回指关系的概念传递实质做出了论证。杨春梅、文旭(2016),洪澜(2025),林琳、马兰英(2025)则基于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对汉语和日语中的概述回指展开分析。他们指出,可及性理论、参照点理论和向心理理论在分析概述回指认知机制时存在局限性,而概念整合理论通过多空间映射、信息整合及新创结构,能有效解读概述回指的典型形式与特殊形式,从而为该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常颖(2019)进一步引介可及性理论,系统考察了汉语篇章中概述回指的先行语与回指语之间的可及性关系,发现概述回指语具有间隔距离短、显著度高和一致性强的中、高可及性标识语特点。吴丹苹(2021)则指出可及性理论和已知信息等级结构理论(Givenness et al.)存在的不足,并借助多因素语境共选理论对汉语概述回指的类型特征和话语功能展开详细讨论。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例如缺乏更深入的案例分析;多基于概念整合理论对概述回指进行阐释;主要集中于概述回指中回指语与先行语的类型及特征以及语篇功能的考察,而对概述回指复杂认知加工机制的研究相对薄弱。

基于此,本研究将运用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借助其层级结构,结合BCCWJ语料库中的实际语料,对日语概述回指在认知加工中的动态过程展开具体分析。下节将具体阐述ECM的核心理念及其对日语概述回指的解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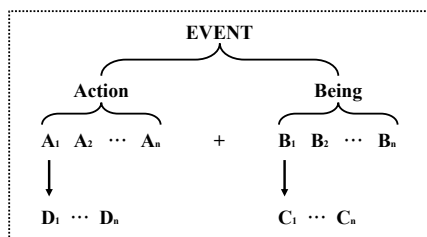
2.2 ECM的基本思想及解释力

事件域认知模型(ECM)(图1所示)是王寅(2005)针对Langacker(弹子球模型和舞台模型)、Talmy(力量

动态模型)、Panther & Thornburg(时段分析)以及 Schank & Abelson(脚本理论)等学者提出的认知模型之不足所提出的一种认知方式,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框架,可以用于解释概念结构和句法构式的成因,以及缺省交际、反义同词等语义和交际层面中的许多现象。

王寅(2005:18)认为,一个基本的事件域(EVENT,简称E)包含两大核心要素:行为(Action)和事体(Be-ing)。其中,行为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特征,可由许多具体的子行为或子动作(如 $A_1, A_2, \dots, A_n$)构成,包括动态性行为(如吃、说、走等)和静态性行为(如存在、处于、拥有等),每个行为或子行为又包含典型特征或分类性信息($D_1, \dots, D_n$),D包含行为发生时各种方式、状态等的变化,语法上表现为动词的屈折变化或修饰谓语的副词等成分作状语;事体也具有概括性和上义性,可由许多的事体(如 $B_1, B_2, \dots, B_n$)构成,既包括人、事物、工具等实体,又包括抽象、虚拟的概念(如时间、空间、思想等),每个事体同样带有典型特征或分类信息($C_1, \dots, C_n$),如“学生”可能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等特征,即修饰名词的成分,语法中一般作定语。观察图2可以发现,事件域包含三个层级关系,分别是第一层级:一个事件主要包括行为要素A和事体要素B;第二层级:A和B又包括很多子要素;第三层级:各子要素又包含很多特征和分类等子信息(C和D),各要素之间环环相扣、协同配合,共同构成人们对事件域的基础认知框架。

以「私はレストランで美味しい料理を食べました」为例,在该事件域中「食べる」为动态性子行为 A_1 ,「で」为静态性子行为 A_2 ,「私」是行为主体 B_1 ,「レストラン」是消费场景 B_2 ,「美味しい料理」是行为 A_1 的对象 B_3 (其中「美味しい」为 B_3 的特征C)。笔者在此仅提炼出了该句中出现的行为和事体,事实上,在「私はレストランで美味しい料理を食べました」这一事件域中,还包含多个子行为,如用「注文する」「作る」等。同时也会涉及多个事体,如「メニュー」「ウェーター」等。读者在读到该句后,会根据日常生活中体验和认知,提炼各行与事体,并将其对应到ECM框架的不同层级上,构成一系列 $BA_1B+BA_2B+\dots+BA_nB$ 的搭配,这就是我们头脑中已经存在的框架知识。



资料来源:引自王寅(2005:18)。

图2 事件域认知模型(ECM)

我们知道,概述回指的先行语通常为句子、句群或从句,回指语则通过抽象名词短语对先行语所述内容进行概括。ECM为读者理解语篇中的先行信息提供了结构化的认知框架,帮助其构建一个清晰的立体网络结构。不同层级承载着语篇中不同的内容,其中任何行为、事体要素或特征和分类信息的出现都可能触发整个事件域中其他相关信息(大脑中已有的知识块)的激活,人们可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层次来认识一个整体事件,并根据个人不同需要来选择如何发展接下来的自然语篇。此外,先行信息还具有一定的预设效应(王军,2020:60),因而读者可据此进行相应的预设推测,并将其储存在同一事件域中作为可待激活的认知资源,从而为后续语篇中回指语的追踪和理解提供基础。

3 日语概述回指的认知机制

概述回指是语篇衔接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理解过程涉及复杂信息的整合,依赖人类较强的认知付出。根据前文所述,我们发现ECM与概述回指的认知机制存在较强契合性,能够为其提供重要理论支撑,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ECM框架能够协助读者对先行信息进行层级划分,并将其与现有知识块以及预设推测信息一并作为待激活信息,从而在认知层面上为后续回指成分的匹配奠定基础。其次,读者对先行信息不同层级划分可以支撑其对回指语中抽象名词的理解,即不同层级信息可以为不同抽象名词提供相应依据,从而实现先行语与回指语之间的匹配。最后,上述认知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语篇理解过程中的歧义现象,进而提高读者对语篇整体信息的加工效率。下面将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具体阐述。

3.1 ECM推进先行语事件域构建

概述回指的先行语往往承载着事件、思想、概念等语义信息,ECM作为分析事件结构的重要理论,其“行为-事体-特征或分类信息”的框架可以将先行语蕴含的复杂内容分解为读者能够认知操作的基础单位,例如:

(7) 指を使いすぎると症状が悪化するため、練習量を制限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篠原さん。

さらに、限られた時間の大半は、症状をカバーするための訓練に費やされます。

演奏中、指にこわばりを感じる所では、肩を内側に入れるようにしてキーを押さえ込み、それを身体に覚え込ませるのです。難易度の高い曲で技術を磨くための時間が確保できず、本番が近づくと焦りが募ることも。

本番で指が回らず、失敗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ー。

その恐怖と闘いながら、毎回は乗り切るのが精いっぱい、「100点で吹けた」と感じられたことは、症状が現れてから1度もありません。その過程で、数多くのキャリアアップのチャンスも手放してきまし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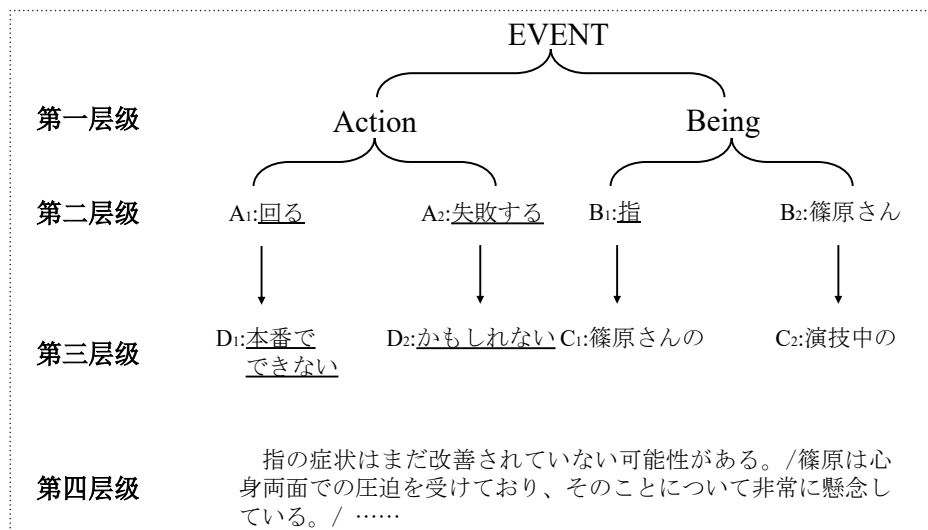
(NHKニュース, 2025.10.15)

下页图3为笔者基于ECM对例(7)横线句做出的整合图,当读者读到先行语时,头脑中首先会提取所提供信息中的行为和事体,即 A_1 :回る、 A_2 :失敗する和 B_1 :指。王寅(2005:18)认为,只要有动作就要涉及到动作的发出者和/或接受者,根据人们的体验和认知,事件域中的动作和个体之间就建立起了一定规律的搭配关系。虽然例(7)中动作「失敗する」并没有提及发出者,但我们也可通过前文或储存在大脑中的百科知识推测出其发出者为 B_2 :篠原さん。此外,各行为与事体还包含各自对应的特征或分类性信息,即 D_1 :本番で(回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D_2 :(失敗する)かもしれない和 C_1 :篠原さんの(指)、 C_2 :演技中の(篠原さん)。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中整合这些行为和事体并建立起搭配关系,即(在正式演出时)(篠原的)手指会(不)听使唤(B_1A_1):(正在演奏的)篠原(可能)会失败(B_2A_2)。需要注意的是,笔者仅列出了横线句中的行为和事体,图3只是语篇所叙述事件域中的子事件,除此之外事件域中还包括“篠原(过度)使用手指”“手指症状恶化”“篠原(不得不)限制练习量”“篠原耗费(大部分有限的)时间”“篠原进行(掩盖症状的)训练”等小事件,这些都作为新信息不断填充到读者现有的知识块中,并作为待激活信息储存在读者的头脑当中。不仅

如此,由于ECM兼顾线性和层级分析,读者还可以将分散在语篇中的复杂信息按照事件结构进行组织,形成层次分明的认知表征。如例(7),其语篇信息链条可以表现为:手部症状与演奏需求产生冲突→采取应对措施:优先“掩盖症状”而非解决根源→现实压力与心理负担显现。这种表征不仅便于记忆和提取,也为后文回指语的理解提供了清晰的结构框架。

除先行语所承载的既定信息外,其同样可以激活与事件域相关的潜在概念信息,并为后文回指语的匹配提供认知层面的选择依据。整体来看,例(7)的先行语描述了篠原对“在正式演出中手指无法正常弹奏而导致失败”的担忧之情,我们可以通过调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一系列事先推测,如篠原手指恶化症状可能仍未得到改善、篠原或遭受着身心上的双重压迫并对此感到十分担忧、篠原之后或许会接受治疗等。ECM不仅涵盖行为和事体,还包含特征以及分类信息,其内容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动态性。再加之读者基于先行信息所做的推测是以事件域中所有新旧信息为基础,这就决定其一定存在于ECM的整体结构中,而且是一种储存在人类头脑中的潜在层级。我们认为,该层级会随着语篇所提供的信息持续调整,与个体意识形态紧密关联。因此笔者在此提出第四层级(如图3所示),并将基于语篇内容产生的推测类信息纳入其中。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ECM结合例(7)自行绘制。

注:标注下划线的词语为横线句文本中的可见信息,未标注词语则是通过前文或结合新旧信息推测获取。

图3 例(7)事件域认知整合图

经由上述认知整合过程,读者便可在ECM框架下建构出有关先行语中基本事件、所处情境以及可能会产生的推测等整体映像,从而为后文的回指语与先行语顺利建立匹配关系提供认知基础。我们再来看例(8):

- (8) そうなると…食料がなくなり、畑などの作物を食べてしまいます。(こういう現象は、新島だ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が)昨日は、畑が鹿にやられたという報告があり、…… (Yahoo!ブログ)

例(8)是围绕鹿和田地展开叙述的事件,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截取了例句的一部分。基于ECM,我们能够快速构建横线句的认知表征:(C₁鹿的)食物逐渐消失(B₁A₁);鹿会吃掉(C₃田地里的)作物(B₂A₂B₃)。读

者自然也会进一步在头脑中建立各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即某种原因导致维持鹿生存的食物减少,因而鹿会开始掠夺人类田地中的作物,那么人类生活将会受到影响等。以上信息在读者构建的事件域中处于待激活状态,后文一旦提及便可迅速寻找与之对应的内容并建立匹配。

可见,ECM能够帮助我们整合若干事件并完善事件域,加之一个行为或事体可分别带有很多典型特征或分类性信息,各事件之间的联系便可成立,从而使先行语与回指语在语篇功能层面实现共指联结成为可能。

3.2 ECM支撑回指语理解

笔者在分析语料库中的概述回指实例时发现,回指语“连体指示词+抽象名词”中的抽象名词并非都是唯一不变的,若使用其他抽象名词,语篇也能够继续向右推进,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概述回指对事件域中的不同层级进行了凸显,即将某一侧面前景化,其余侧面相对背景化。根据先行语与回指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学界对抽象名词的分类存在多种观点。例如:事件类、心理类、语言类、事实类、情态类和环境类(Schmid, 2000);事件性、“情境性”、状态性和行为结果性(王道英、贺筠,2005);事件型、思想型、状态型和情景型(常颖,2019)等。结合图3划分的四个层级,笔者发现其与常颖提出的分类呈基本对应关系,即第一、第二层级——整体事件本身(事件型);第三层级——事件所处情境(状态型和情景型);第四层级——读者潜在推测类信息(思想型)。因此笔者在此基础上将回指语中的抽象名词分为事件类、情境类以及思想类,并围绕这三类展开具体分析。

3.2.1 事件类

在事件类中,回指语通过整合先行语中的要素形成概念化整体,其焦点锁定在先行语所编码的主要事件。ECM的第一层级包含事件核心行为与事体,无多余子要素或情境干扰,因而信息特征最为本质;第二层级则涵盖多种行为与多个事体,信息特征复杂且关联度高。同时我们发现,事件类回指语经常使用「こと」「事件」「過程」等整合性抽象名词,通过概念整合实现对复杂信息的高度总结,能够精准概括事件本质。因此ECM第一、第二层级成为理解该类回指语的认知基础。此时,回指语所指称的概念整体与先行语中的事件要素能够构成对应关系,先行语所表示的复杂概念由回指语进行总结凝练,并在后文得以维持和延续,例如:

(9)常滑市の鯉江さんと御縁があり、3年ほど前から、多屋海岸での活動のお手伝いをしたり、ビーチコーミングのお弁当箱のセットの詰め合わせ作業など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そういう流れから昨年の夏の日間賀島でのイベントもお手伝いしているので、その記憶をもとに発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平成16年度「海洋及び沿岸域のゴミ問題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

例(9)、(6)中的「流れ」「こと」均是作者对先行语信息的整体概括。读者在读到横线句时,基于ECM能够快速建立相对应的事件域,如例(9),作者和鯉江先生(D_1 约3年前开始)一起合作($B_1A_1B_2$);作者和鯉江先生开展各种(C_3 有关海洋生态保护的)活动($B_{1+2}A_2B_3$),活动具体为多屋海岸、海滩拾荒等,读者据此能够构建出基本的表征信息,即作者近3年同鯉江先生开展活动的各种经历。由于后文出现的「流れ」前景化了行为序列的时间连续性,读者便可以自动将关注焦点锁定在ECM的第一、第二层级,即事件开端:大约3年前→事件过程:两者开始合作开展活动,从协助开展多屋海岸的相关活动到参与海滩拾荒所需便当盒套装的整

理打包工作等,从而形成对事件操作链条的整体理解,使得读者能够快速定位回指语的指称对象。例(6)的「こと」同样如此,其精准概括事件本质的特性,暗含指称内容可能处于同一层面,读者可以依据此定位ECM中的并列子事件,即“我”持有一观点($B_1A_1B_2$);“我们”(D_2 应该自由、轻松地)进行(C_4 作为兴趣的)钓鱼活动($B_3A_2B_4$);“我们”(D_3 不应该)注重结果($B_3A_3B_5$);“我们”(D_4 应该)享受(C_6 当下的)氛围($B_3A_4B_6$),那么「こと」便自然而然与作者指出的各种观点相匹配。

事件类回指语更侧重整体事件信息的传递,此类抽象名词以「こと」「過程」「事件」等高包容性名词为典型,直接对应ECM第一、二层级的核心行为与事体组合。即便先行语涉及两个及以上的复杂概念,读者也能够通过ECM实现对回指语的理解,前文概念能在后文再次出现,语篇的话题也得以延续。

3.2.2 情境类

在搜集分析语料时我们发现,情境类回指语一般锁定在事件发生的背景或事件怎样发生、如何发生等情境性信息,通常采用「背景」「雰囲気」「方法」「原因」「状況」等抽象名词与先行语建立联系。而ECM第三层级是行为和事体的典型特征或分类性信息,如时间、空间、方式、条件等情境依附要素,该层级并不直接参与事件核心,仅为事件发生提供背景支撑,所以信息特征多体现为外围性或辅助性。当读者读到回指语时,可以通过ECM这一特征将认知焦点从事件本身转向事件的外围信息,这不仅能够实现话题的转换,还能够推进语篇情境的进一步延伸,例如:

(10) 2本の物干し竿にWの状態で干すと良いです。今日その方法で掛けカバーとシーツを干しています。 天気が良くてすぐ乾くので、縦長に2つ折り状態…… (Yahoo!知恵袋)

(11) アサクサキングス:大久保龍志厩舎:藤岡佑騎乗:栗東坂路(右回り・良馬場):単走
時計:五十三,6-三十九,二2-二十五,7-十三,0(一杯に追う)
短評:姿勢は高いけど、脚の掻き込みは大きく、見栄えするフットワーク。お終いはその状態で加速。ただ、頭が高めで、クビはあまり使えてない。 (Yahoo!ブログ)

例(10)中,依据ECM读者可以自动提取横线句中的行为和事体:某主体(D_1 如果要)晾晒衣物($B_1A_1B_2$);衣物(D_2 要)在(C_3 2根)晾衣杆上($B_2A_2B_3$);某主体(D_3 要以W形态)摆放衣物($B_1A_3B_2$)。根据横线句我们知道该语篇围绕晾晒衣物这一事件展开,但回指语「その方法」的指称对象显然不在前文所叙述的事件上,而是将其凸显焦点锁定在晾晒衣物的“方式”,即如何晾晒(衣物摆成W形),且晾晒对象应为较大件衣物。此时,读者能够直接将ECM的第三层级 D_3 前景化,实现从“行为描述”到“操作方式”的语篇转向,从而在篇章话题网络中生成新的关联节点,并引入新话题。该回指语替换为「やり方」「状態」等词同样适用。

例(11)中,根据提供的信息我们知道该语篇与日本赛马赛事有关,不仅介绍了某匹马的参赛信息,还提供了对参赛马匹姿态的点评信息。横线句信息可以总结如下:马匹处于(C_2 挺拔)姿态($B_1A_1B_2$);(C_3 马匹的)腿部在蹬踏(D_2 幅度大)(B_3A_2);(C_4 马匹的)步伐有(C_5 强)观赏性($B_4A_3B_5$),可以看出作者对该马匹有着较高评价,但后文的回指语并没有选用高包容性名词或评价性名词,而是选用「その状態」,这里的「状態」一词准确指向了ECM的第三层级“马匹在奔跑时姿态较好”这一体态情境,即 C_2 、 D_2 、 C_5 。读者会将重点进一步锁定在马匹的跑步姿态方面,当出现「ただ」这一转折词时,我们便能知道后文新信息讲述的是马匹奔跑时姿态

的缺点,从而加强对语篇的理解。这也从侧面表明,尽管情境要素在ECM层级结构中处于第三层级(下位层),但其在概述回指的认知加工过程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回指关系的建立与语篇连贯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情境类回指语不仅局限于上述事例,与事件相关联的程度、影响、结果、意义等因素均可包含在内,此类概述回指是我们顺利理解语篇内容的条件,其与先行语存在的内在意义关联,为语篇话题的连贯发展提供了认知基础,若此类回指语缺失则会阻碍信息向前推进,破坏语篇的语义完整性。

3.2.3 思想类

概述回指具有意向构建功能。尽管从语篇层面来看,回指语在释义层面依附于先行语,且在提取过程中具有可及性。此类特性受制于客观的语篇环境与主题,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然而,语言作为自我表达的载体,同样要满足作者主动构建其思想情感的需求(周小涛、王军,2014:33)。因而概述回指的回指语同样能够传达作者独特的态度、认识、看法等主观性信息,此类抽象名词以「問題」「勝利」「価値」「影響」等主观性词语为典型代表。也就是说,该类回指语偏重于人的所思所想,与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常颖,2019:36),同时也能呈现出主观性评价。其认知依据来源于读者基于事件域信息进行的语用推理。具体而言,人类所掌握的信息不仅仅存在于ECM的三个层级,还包括通过激活背景知识进行多维信息整合,进而产生心理推测或具有主观性的语义判断,即前文所述的基于ECM三个层级支撑所呈现出的第四层级,例如:

(12)人間は社会的動物であり、1人だけでは暮らしていけない。そして環境に埋没するのではなく、なんとか自己の存在性を表出し、それを他者に評価してもらおうとする。こうした心理が消費行為のときにも働く。
(『21世紀型ヒット商品の条件』)

(13)証言をまとめると、支払った金額は一家庭当たり百-三千二百万円、計二億円近くに上る。結婚、出産、育児を機にマイホームを考える若い世代が大半。自己破産を考えたり、生活に不安を抱いてうつ病気味になった人もいう。この問題を受け、鳥取市は二日、対応や関係機関をアドバイスする相談窓口を市民総合相談課と……
(Yahoo!ブログ)

例(12)中,抽象名词「心理」反映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此时,读者可基于ECM将前文信息进行整合,即(B₁人类)(D₁不会)沉沦于环境(A₁B₂);(B₁人类)(D₂会想方设法)展现自我存在(A₂B₃);(B₁人类)(D₃希望)得到(C₄他人的)认可(A₃B₄)。这些均为作者对人类价值取向给出的判断。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也会依据以上内容进行信息预设或推测,如这反映的是人类的普遍特性或内在想法,体现了人类的一种价值观等。那么回指语「心理」一词的出现,则能够引导读者在第四层级进行指称追踪,将关注点从ECM中的事实描述、所述情境转移到价值判断,从而建立两者之间的语义关联。

该类回指语同样也可承载明确的主观性评价信息,如例(13)中的抽象名词「問題」很明显隐含负面性评价,通过前期的ECM信息整合,能够得出该语篇话题围绕日本年轻群体购房等现象展开,此类现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即有些人(D₁已经)考虑个人破产(B₁A₁B₂);有些人(C₃对生活)感到不安(B₁A₂B₃);有些人(D₃已经)出现抑郁倾向(B₁A₃B₄),经济层面和心理健康的双重描述体现出问题的紧迫性,其带来的后续效应有可

能对社会带来更多不利影响。当读到回指语「この問題」时,读者大脑便会激活前期基于事件整体信息做出的推理延伸,从而确定指称对象。同时「問題」这一评价性词汇体现了作者的意向性立场,情感传达更为强烈。后文紧接市政府增强执行力并及时针对问题采取措施这一内容,不仅展现出政府的行动力,整体语篇也呈现:出现问题→提供对策的逻辑顺序,更显自然连贯。

综上,我们发现思想类回指语与认知主体对事件全域信息的深度加工内容相匹配。此类回指语不同于事件类与情境类,不仅具有概括性与抽象性的语义范畴,还能够传达作者隐含的情感态度,使个人评价意味更加深厚,语篇情感色彩更加丰富。

3.3 ECM优化语篇加工效率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ECM可以从认知机制层面优化概述回指的语篇加工效率与准确性。基于ECM的层级结构,读者可根据先行语复杂事件中的各种行为和事体等信息构建系统性的认知图式(如图3所示),一方面减轻了读者的记忆负荷,另一方面也为后文回指语的理解提供认知基础,帮助读者快速建立语义逻辑联系,实现信息的相应匹配。这里我们仍以例(8)为例。

从事件域构建来看,ECM强化了读者对语篇的加工能力。其“行为-事体-特征或分类信息”的框架可以将语篇复杂内容分解为读者能够认知操作的基础单位。读者基于此把各类信息归纳至ECM的三个层级,即行为 A_1 :消失、 A_2 :吃;事体 B_1 :食物、 B_2 :鹿、 B_3 :作物以及事体对应的分类信息 C_1 :鹿的、 C_3 :田地里的,随后再根据个人的体验和认知,将动作和个体之间建立起规律性搭配关系。除了基本的事件域,语篇中出现的新信息也会不断填充到读者现有的知识块中,与此同时,读者可以通过调用新旧信息进行一系列事先预设,如某种原因导致维持鹿生存的食物减少,进而引发鹿侵入人类农田觅食,最终影响人类生活等逻辑链条。这些都可作为待激活内容储存在读者的头脑当中,即本研究提出的第四层级。

从认知理解来看,ECM的层级结构为读者提供了认知对应路径。在回指语理解过程中,读者不需要对信息进行分散式提取,而是能够通过回指语类别定位到ECM的不同层级,即事件类——第一、第二层级;情境类——第三层级,思想类——第四层级,从而降低信息匹配过程中的认知负荷。如前文例(8)中的回指语「こういう現象」,由于「現象」多是对整体事件本身的指代,因而读者便可以快速锁定事件域中的第一、第二层级并进行信息整合,从而将其与先行语「食料がなくなり、畑などの作物を食べてしまいます」建立匹配关系,达到对语篇的整体理解。

ECM与回指语中的抽象名词形成的对应关系,不仅减少了读者的理解歧义,确保语篇从生成到理解的认知路径一致,还提高了读者对语篇的加工效率。该理论在处理包含概述回指等复杂信息交互的语篇衔接过程中拥有着一一定解释力与实践应用价值。

4 结 语

本研究创新性地运用ECM,结合BCCWJ语料库中的实例,聚焦尚未被充分关注的日语概述回指现象展开深入探讨。首先,研究界定了日语概述回指先行语与回指语的形式特征。随后,在ECM三个层级的基础上提出第四层级,并具体阐释四个层级如何协同作用,推进读者对先行信息的理解与概括,进而建立先行语

与回指语之间的语义关联。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符合认知规律的实证依据愈发重要。本研究通过分析读者在处理先行语所涉及的行为、事体等要素时的认知整合方式,构建出结构清晰的研究框架,既揭示了日语概述回指的认知运作机制,也为后续进一步拓展语料研究范围,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开展相关实证研究奠定更加科学且体系化的分析基础。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其一,未深入探讨不同连体指示词对先行语范围的划定作用及其对日语概述回指认知机制的影响;其二,仅分析了ECM能够解释的概述回指类型,未结合更多实例考察是否存在ECM无法涵盖的情形。未来研究将进一步细化先行语与回指语的分类体系,深化理论融合,拓展跨语言比较视野,全面揭示日语概述回指在不同篇章类型中的动态认知机制。

注释

- [1] 周小涛、王军(2014:32)指出:“一般的回指都是通过回指语来重复或激活先前的主题、次主题或隐含主题,并在后续篇章中对这一主题作进一步阐述,而概述回指则需要创造性地从前述话语中提取或概括出一个主题,然后对这一主题展开论述。”因此,本研究采用的“一般回指”这一概念,特指除概述回指之外的常见回指现象。
- [2] 根据回指研究惯例,即使与回指语形成照应的是从句、小句或句群,仍称其为先行“语”,而不是先行“句”。
- [3] 除该形式外,日语概述回指中还存在回指语为单纯指示词或光杆抽象名词等形式,但由于篇幅限制,本研究以“连体指示词+抽象名词”这一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 马兰英,卢欢.基于三段论的日语篇章回指概念转移机制研究[J].外语导刊,2024(5).
- 马兰英.日语间接回指中“その”的使用条件[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6).
- 王军,高明强.概念匹配、回指释义与概念转移:篇章回指研究的新思路[J].外语学刊,2009(5).
- 王军.英汉语篇间接回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王军.衔接的认知语用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王秀丽.篇章分析中的概述回指[J].当代语言学,2012(3).
- 王寅.事件域认知模型及其解释力[J].现代外语,2005(1).
- 王道英,贺筠.“这”、“那”类的隐性回指[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 许余龙.英汉指称词语的语篇回指功能对比研究[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6).
- 许余龙.篇章回指的功能语用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孙颖,李贵鑫.概述回指的语篇功能研究——以“その+抽象名词”为中心[J].外语学刊,2015(6).
- 杨春梅,文旭.概述回指的概念整合分析[J].外国语文,2016(5).
- 吴丹苹.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概述回指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21.
- 林琳,马兰英.概念整合视角下的日语篇章概述回指认知机制研究[J].高等日语教育,2025(1).
- 周小涛,王军.认知语用视域下的概述回指分析[J].外语研究,2014(4).
- 姜望琪.篇章与回指[J].外语学刊,2006(4).
- 洪澜.认知视角下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概述回指分析[J].文教资料,2025(23).
- 徐赓赓.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常颖.汉语概述回指研究[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9.
- 葛晓昱,李方媛,郑海峰.日语概述回指的功能研究[J].文化学刊,2020(4).
- Charolles M. La référence et les expressions référentielles en français[M]. Paris: Editions Ophrys, 2002.

Halliday M A K,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1976.

Schmid H J. English Abstract Nouns as Conceptual Shells: From Corpus to Cognition[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0.

作者简介:高飞燕 女 汉族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

联系方式:E-mail:15617672735@163.com

作者简介:马兰英 女 汉族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日语语言

联系方式:E-mail:mly1986@hotmail.com

A Research of the Japanese Summarized Anaphora Under the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Based on the 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

GAO Feiyan & MA Lany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Japanese summarized anaphora which consists of "conjoined demonstratives + abstract noun"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of discourse anaphora in which a co-referenc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anaphor and the antecedent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presupposed information and the background activation of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exhibiting a more complex cognitive mechanism. This research uses the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ECM) theory and relies on examples from the Balanced Corpus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Japanese to explore how readers integrate complex information within the antecedent of the Japanese summarized anaphora, thereby establishing an inherent semant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ntecedent and the anaphor.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basic framework of ECM aligns well with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he summarized anaphora: Based on the basic concept of ECM, readers can extract and annotate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antecedent, and construct a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ntecedent. The three types of anaphors can respectively activate different hierarchies of ECM, enabling readers to quickly pinpoint the corresponding hierarchy and achieve effective matching with the antecedent. ECM provides a cognitive basis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summarized anaphora, which not only reduces the cognitive load of readers but also improves their overall grasp of the discourse content.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reveal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Japanese summarized anaphora, laying a solid preliminary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n digital empowerment of the summarized anaphora,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cognition research towards a more systematic and empirical direction.

Keywords: 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 Japanese Summarized Anaphora; Corpus; Cognitive Mechanism; Hierarchy

(责任编辑:李广悦)